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李珊臣

李鼎，字珊臣，自號珊瑚漁父。吳江人。□六歲入邑庠，文名噪甚。顧性殊豪放，不喜為帖括所束縛，棄而學詩詞，尤工畫人物，得仇□洲圖帙臨摹畢肖，遂以擅名，遠近來求畫者，往往戶限為穿。生憚其煩，避至漢僦居，瀕江小筑五楹，臨流近水，軒窗四敞，估舶客帆，每從此過。生有時俯檻釣魚，倚欄玩月，率以為常，藉作消遣。一日，正當薄暮，小立徘徊。忽見一小艇自上流乘潮而下，艇中一婦人攜兩少女。婦人年約三四□許，徐娘雖老，丰韻猶饒，舉止輕盈，綽有大家閨范；二少女芳齡僅□四五，皓齒明眸，姿容秀絕，神仙中人不啻也。生居左側為天後宮，僧人掛搭之所也。婦謂舟子曰：「日暮途遙，無可棲托，不知此庵可容借宿否？」舟子曰：「俱是僧寮，恐屬不便。近處可有戚串否？」生聞其問答之詞，又見婦意頗窘，因曰：「如蒙不棄，此間可暫宿一宵。」舟子曰：「郎君如垂方便，何妙如之。」轉商之婦，婦為首肯。

生因請登岸，導入。小樓五楹，並虛無人，惟書籍圖畫，充其中，明窗淨几，絕無纖塵。婦喜形於色，謂二少女曰：「初不意入此雅人室也。」問生姓名，知嫻繪事。偶翻室中畫帙，珍愛不忍釋手，問生曰：「此君所作耶？」生曰：「偶弄筆墨，聊遣閒情；語以六法，殊自愧也。」婦曰：「君人物殆不遜仇實甫，當今名家罕見其比。不知我三人容貌可許寫入圖中否？」生曰：「但恐刻畫無鹽，唐突西子。苟不以為嫌，定當驅使管城，立現麗質。」生於是凝神端相，靜對良久，握管攤箋，不假思索，腕下如有神助。須臾圖成，備極妖纖之致，正如頰上添毫，栩栩欲活。婦與二女皆大歡喜，贊歎弗絕口，曰：「此真化工筆也！傳神在阿堵中矣。」生樓左右兩楹為臥室，帷帳枕衾，並皆雅潔。生令婦與二女分室而居，而已則宿樓下。命僮具酒肴，呼之肆中，咄嗟立辦。婦頗飲酒；二女略一舉箸，啖果實數枚而已。

翌晨，日上三竿，而樓上足音闐然。生疑而登樓，排闥直入，則室內婦與二女俱已杳如，枕函之旁，遺明珠七顆，金釵兩股。鏤銀刻龍鳳，精巧絕倫，疑出鬼工；珠巨若龍眼，一顆價值千金。生秘諸篋筒，從不輕出示人。圖一幅尚留几上，未及攜去，展視之，已有題額，曰《漢秋泛圖》，並繫二絕句云：

一舸煙波泛水鄉，臨流樓閣近斜陽。

驚鴻顧影何人見，五百年前自主張。

風鬟霧鬢水雲裳，寫入圖中亦渺茫。

疑是張騫多鑿空，天河飛下杜蘭香。

生見其字跡韶秀，宛似閩中手筆，以為仙跡，珍逾拱璧，以古錦為之裝潢，遍求名流題詠。生年已弱冠，巨家世族求婚者踵至，父母望孫念切，即欲為之作主。生以圖上稟高堂，謂：「非美如圖中人，不願婚也。」生父見之，笑曰：「世間那得此豔姿，只索求之天上耳。」擬強定某家閨秀。生負氣出遊，托言應試。

榜出，生果列前茅，作書白父，謂：「即將北上京華，讀書旅邸，以得風氣之先，玉堂歸娶，猶未晚也。」取道山東，停蹤逆旅。偶爾外出閒步，忽見香車一輛，怒馬疾馳，自西而來，車中端坐二女郎，容華絕代，似曾相識。生拱立於路旁。車中人舉簾顧曰：「君非李家郎乎？茲居何處？當令蒼頭控騎來迎，藉報一餐之惠也。」生對曰：「距此數□家，小蓬萊館即是也。」言畢，女玉手下簾，嫣然一笑，馳電邁，頃刻已杳。生即匆匆歸寓。

抵暮，一長鬣奴御車至，其馬神駿不凡。生略易新衣，攬轡登車。車行若飛，屋宇林樹悉從眼前瞥過，瞬息間已抵登州境。車停，僕夫稟白：「至矣。」生但見山巒疊翠，松柏干霄，谿澗奔流，匯為瀑布，至此不覺心骨俱爽。山凹瓦屋參差，異常巍煥。即有閩者導入中堂，請生少坐，當令婢媼入報閩中。

須臾，垂髫小婢數人出，延生進內。凡曆數重樓閣，始至內堂。堂左一廂，雲窗霧棟，繡幔雕闌，庭中花草繽紛，香襲鼻觀。生入此，疑非人境。頃之，婦偕二少女俱出，與生相見，曰：「曩時一飯，久篆心中。今日小女邂逅途中，可稱有緣。試期尚遠，且緩入京，何不移住我家五六月，當令二小女拜列門牆，作絳帷女弟子，授以畫法，傳以詩律，俾成詩書畫三絕，皆出君所賜也。」生慙慙致謝，並稱不敢為師。婦曰：「君枵腹遠來，想已饑矣。」即命設席廳事，肴核之豐，水陸畢具。婦與生對坐，二女旁坐。酬酢逡巡，酒盡無算爵。生已薄醉，入室滅燭遽寢。

翌晨，二女俱來受教。生從容詢其家世，始知為山姓，明季閩閩，避亂從燕徙此。長者名黛，字眉仙；次者名翠，字碧仙。年並□五，固學生姊妹也。二女聰穎異凡人，一經指點，即生妙語。家中所藏畫譜，俱係名賢手跡。長女曰：「近今憚南田書畫，尤為水府所珍，舟行者若攜以渡江，定為蛟龍攫去，不可不知也。」生居女舍□餘日，供奔走備使令者，皆女婢也。晨餐晚膳，咸婦與女偕來陪侍，此外絕無一人至也。生知二女皆未字人，時於婦前露毛遂自薦意。婦意似為許可，謂：「二女並未有所歸，得快婿如李郎，亦殊愜心，特須倩貴人執柯。少緩數日，俟吾家阿叔來，方能決也。」越三日，有遠客款關至，戎裝佩劍，氣象威猛。長女告生曰：「此即叔氏也。」

生執子姪禮甚恭。問敘官閥，方知姓山，名宣，字互仲，曾授職總戎，現提督黔中，立功徼外，聲譽赫然。見生，甚加賞識，曰：「溫文爾雅，名下洵無虛士也。」於是婚議遂定，擇吉行禮。即於女舍設青廬焉，效娥皇女英故事，二女並歸於生，伉儷之間，甚為篤愛。二女亦從無間言。居處半栽，屈指春明之期已屆，以擬暫行辭別，即赴公車，商之二女。二女曰：「君真俗骨難醫哉！讀異書，對名花，此樂雖南面王不易也，又何必側身於功名一途哉？」

生亦以為然，由此遂不復繫念於進取。女舍後固有一園，廣數□頃許，泉石花木，樓台亭榭，層出不窮，雖經旬涉歷，亦未能，其中異鳥珍禽，仙葩奇卉，多不能名。有時生與二女遊歷既倦，即宿園中。附近多靈境，瀑布千丈懸空如匹練。四圍皆山，環青峙碧，蒼翠萬狀，煙雲變態，蔚為奇觀。生於遊歷所至，輒題一詩，命工匠磨崖鏤石，字跡諸體咸備。二女笑曰：「削山骨，必當見忌於山靈。」生曰：「後日重遊，易為尋訪，此所以志也。」二女曰：「凡有來處，不必覓去處；既有去處，再無來處。子識吾言，他日請諒。」

山居□餘年，生忽思鄉念，淒然不樂，泣告一女曰：「二親年老，定省久違；況惟一子，膝下無人侍奉，每一思及，何以為人！予欲還鄉奉二親至此，同享清福，何如？」二女曰：「此君孝思，不敢久留。」遂命廚娘作咄嗟筵，為生餞行。婦知之，亦來送別。二女捧觴勸生曰：「李郎，李郎，從此一別，相見何時！」言未已，淚簌簌墮杯中。生曰：「暫離即合耳，何悲之深也？」二女送生至兩山分境處始別，仍以來時車乘生，但覺兩耳風鳴，轉瞬已抵吳江城外。生方下車問訊，而車馬倏已不見。至家，父母尚康健。越數月，自往登州尋覓故處，水復山重，無可蹤跡，零涕而返。